

红色印记

回忆在敌后武工队的峥嵘岁月

孟兆坤记述 赵志军整理

在四平市公安局76载光辉历程中,有过20多任公安局长,其中有一位是两次任职历时七年的局长孟兆坤。2013年6月26日,笔者因负责筹建四平公安警察史展览馆征集史料工作,专程去长春采访看望了在省公安厅消防局离休已84岁的孟兆坤同志。他按我采访提出的问题,回顾了参加革命的简历和任公安局长期间主要工作经历之后,着重向我讲述了参加革命后在辽西二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一段难忘的战斗经历,并给了我一份他写的回忆材料。

组建武工队 燎原星火

孟兆坤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于1946年1月参加革命任辽西二军分区原中队长战士。11月18日,在区中队参加八道江作战后在开原、西丰、清原、西安(现辽源市一带)活动。大约在12月初,通过国民党封锁区沈吉线后,军分区决定组建二军分区敌后武工队,简称武工队。队长张志新、政委陈宇,从军分区直属队和机关抽调政治可靠和作战经验丰富的40多名同志组成。武器装备机关枪、六零迫击炮,每人一支长枪、四枚手榴弹,可谓装备精良,人员精干。

武工队主要任务是肃清敌特,配合主力部队参加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搜集敌人情报,发动群众征粮筹款,同时灵活机动地寻机作战,打击敌人。武工队活动主要地段在开原、东北、西丰以西,柳家店、佟家屯、威远堡门、龙潭市等地,范围在中长线东西四十公里,南北50公里,共工作居住过73个屯120多户,在所工作地方广泛发动群众斗地主,减租减息,燃起了革命的燎原之火。

炸中长线铁路 阻敌71军北进

1947年3月,武工队在西丰县小八棵屯接到军区指示,为了配合我主力部队三下江南,让我部靠中长线,破坏开原、昌图间的铁路,阻止敌人71军北上增援。武工队接到任务后,派侦查员了解中长线各小站敌人驻防情况,得知开原马仲训至昌图泉头间敌人活动较少,这段地区市伪交警总队巡视,大部住在四平、开原,白天到各小站巡视,晚上归宿四平、开原、昌图县城。武工队领导决定在双庙子附近一个涵洞进行破坏铁路,阻止敌人71军88师北进四平。四月初的一天夜晚,武工队从开原龙潭市出发,带着100多公斤炸药和爆破器材,急行军80华里,在一个小屯子遇到国民党的清剿队,武工队同清剿队打了一仗,打死一名



2013年6月,笔者采访孟兆坤(右)合影。

清剿队员,缴获大车一辆,马七匹,手枪长枪各一支,肥猪一头,清剿队被打得四处逃窜。为保存实力,这天夜里又返回龙潭市驻防。在这里住了一天,进行休整学习新华社新年献词,认清形势,提高了全体队员战胜敌人的信心。

三天后的日落时分,武工队出发到双庙子附近铁路涵洞进行爆破,行军到半夜3时左右到达目的地。此时,正从北向南开了一列军列,武工队员将100多公斤炸药迅速引爆。只听一声巨响涵洞炸塌铁路被炸断。但由于是提前引爆,敌火车距爆炸地点一华里处停下来,武工队员迅速撤到山上观看敌人混乱打劫的局面。事后敌人报纸称:“共军一股破坏中长铁路至使停车八小时。据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公报载共军炸断中长铁路,国军增援部队受阻,紧急组织民工抢修。”武工队政委经常反复教育干部战士,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处处为群众着想,要采取一切办法减轻群众负担,返回敌后吃地主借富户。作战之余帮助群众干活,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武工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院子光,水满缸,温暖了群众的心。

严守群众纪律 赢得百姓拥护

武工队在行军路上或者未进驻营地之前,都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歌,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违者要公开检查赔礼道歉,在群众中造成影响的要当众处理,以挽回影响。由于群众对国共两党的言行有亲身感受,耳闻目睹,便逐渐消除了盲目的正统

观念,由向敌不向我,变成了向我不向敌。有的群众说:“国民党和满洲国一样,什么都要,八路军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如果早点来,我儿子也不能叫国民党抓去当炮灰。”

1947年春节,在东丰县仙塘村的庙门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八路军到深山养军蓄锐”,下联是“共产党到古洞普救众生”,横批是“一定成功”。这是一位读过私塾的先生先生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不仅群众如此。就连中地主也主动为我服务。西丰县铜屯有个地主,经常去开原老城办事,回来后向武工队报告国民党军驻防情况。武工队每到一地,以民主政府名义出面,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同时,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对恶性满盈的大地主、豪绅进行清算斗争。武工队在佛晓前或黄昏后活动,进村后立刻封锁消息。因为武工队在通化、柳河一带活动时,一天打两仗,几乎天天挨打。后来查明敌人在屯子里设有密探,所以队伍一进屯密探就跑去报告,一两小时左右敌人就来打。因此总结一条经验,进村后先封锁抓密探,后来到开原、西丰一带活动。采取这种办法,武工队就主动多了,为了对付敌人而采取不是声东击西,就是向南走北,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不敢轻举妄动。武工队发动西丰县同发村群众,分了该村大地主土地五千余亩。而敌人东西四十华里,南北30华里不敢派兵派款。在战争年代里,如果共产党的干部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脱离群

众,那么这个地区的工作必定要失败。

引蛇出洞斗敌人 连战连胜壮军威

1947年春节前夕,我辽西二军分区的部队住在清原夏家堡子村。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武工队在一个地方最多住两宿。腊月二十九夜晚,武工队在大雪中迎着凛冽的寒风,夜行军向西丰县老营场转移,事先已经侦察到这里住着国民党一支30多人的清剿队。佛晓前,武工队到达了老营场,立刻包围了村子,同清剿队进行战斗,很快把它们缴械。武工队来到村公所时,清剿队长正给驻守在西丰县城的国民党部队打电话,报告同我军发生战斗的情况,请求增援。我们的参谋长韩复东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手枪抵住清剿队长枪下电话,机智的继续同西丰守敌通话,“来这里的八路军人数不多,你们快来增援,可以全部消灭他们。”西丰县的守敌意欲前来增援,武工队一面守住电话,让清剿队按照我们的意图同西丰通话,一面让队伍住在老营场。军分区两个管理伏在老营场北公路两边的山上,另一个营正面阻击,形成了一个马蹄形包围圈,做好了全歼西丰援军的准备,武工队经过夜行军,没吃饭也没休息,又冷又饿,但战斗热情很高。大家欢乐地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咱们打个大胜仗,高高兴兴的过春节。”两个小时以后,西丰县经野鸡背到老营场开来,这时天下着小雪,西北风吹的很冷,不少战士手脚都冻僵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乱动。当敌人全部进入我们伏击圈时,我军指

挥员突然一声令下,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他们弄清情况后,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一直打到中午,有几个敌人被击毙,绝大部分敌人被我俘虏,其中有带领两个连增援的营长。我们缴获了六挺轻机枪,几十支步枪,我军无一伤亡。

英勇作战求解放 乘胜追击歼顽敌

老营场围歼战结束后,部队回到老营场休息。这时,发现30多名战士手脚冻得失知觉,表皮已经成白色,手脚冻伤后不能上炕炕,不能用热水洗,也不能用火烤,武工队战士们打来井水,把手、脚泡在水里,慢慢地泡出一层冰。尽管疼痛难忍,可是被冻伤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叫苦。武工队对被俘的敌营长进行了教育,并告诉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反对内战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打内战,我们中国人就有可能重当亡国奴。只要你站在人民一边,不再打内战,我们不仅不杀你,还要把你放回去。”我们要求他打电话把留在西丰县城的一个连国民党兵调到老营场来。起初他不肯,经过再三启发开导,他才给西丰守敌打了电话,命令他们立即来增援。这样,武工队和军分区的部队又到老营场北边公路西侧山上埋伏,向西丰县城方向瞭望。不一会儿看到敌军走到野鸡背附近停下来,随即掉头就往回跑。原来,敌军的国民党兵出了西丰县城,路过野鸡背遇见了办年货的老百姓便问:“前边儿打得怎么样?老百姓回来说:“你们的人都被抓了。”一听这个话,他们吓的就逃回了县城。

这天下午,武工队和部队一起返回。在老营场休息吃饭,考虑到敌人两个连被消灭,西丰、开原、昌图清原的敌人一定会来这里围剿。我军离开清原县城后,一定有人向敌人报告,我们已经不在清原,敌人不会料到我们能重返那里。于是下午四点多钟左右,武工队急行军又返回清原北部的一个村庄。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武工队在清原县境内遇到两个排的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他们拉着爬犁来抢老百姓的东西。武工队立即向敌人展开战斗,敌人大部分被击溃逃跑,有四、五个人被击毙。武工队缴获两挺机枪,又打了一次胜仗。从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一,武工队连续夜行军,白天战斗,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了1947年的春节,虽然大家都感到十分疲劳,但情绪高涨。大家都说:“这个年过的好,一天打一个胜仗,这样过下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1932年3月,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调查日本武装发动“九一八”事变真相,宋黎闻讯后立即赶赴沈阳、铁岭、开原等地,发动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商人等各界人士给调查团写信,控诉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以武力制造伪满洲国,揭露日本宣称“成立满洲国是满洲国民自决”欺瞒行径。之后,宋黎到清原、法库、新民等地组织抗日义勇军。为了把各地义勇军统一起来,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宋黎在新民县的长沟沿地方保安队李队长的办公室创建了“辽西抗日义勇军”,宋黎任总指挥,各路义勇军共有800多人,数百支枪,在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

1932年10月,宋黎制定攻打新民县城计划,义勇军各路兵马联合行动。原计划攻进县城,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然后撤到医巫闾山打游击,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了摸清城里日军情况,战前宋黎只身潜入城里,摸清敌军据点、武器装备、指挥系统等情况后,通过关系说服电业局,在他们入城时,暂时断电。此外,对于进攻路线和怎样对付装甲车也做了周密安排。宋黎的部署是周密的,不料进攻的当晚,由于义勇军驻地分散,又缺乏训练,各路到达的时间没能保证,有的天亮才赶到,宋黎只好下令撤兵,但撤兵行动惊动了敌人,日军立即派兵追剿,宋黎等各路撤退。江涛率领的一支队伍被敌人紧追不舍,义勇军跑进老百姓家,有的被保护起来,有的换了装。江涛、戴昊、张子等人被俘,义勇军中队长吴海山和当地老百姓关系好,他暗中发动群众,采用认亲的方法,把被俘的同志大部分保释出来。

攻打新民县城失败后,宋黎回到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加入张希尧等创办的“西山训练班”,“西山训练班”是专门培养抗日骨干的组织,学习马列主义、党的知识、游击战术、爆破技术等,宋黎还从守国那里学到配置炸药的方法。

1933年3月,宋黎回到沈阳,与张金辉、郭明德、江涛、李士廉等组织成立了“中华青年抗日铁血团”,以“铁”和“血”同日寇进行斗争。他们在沈阳大南边门外的南塔下共吃猪心,饮下苦酒,效仿古时“桃园三结义”的样子,发出盟誓:“洒热血,抛头颅,为光复东北不惜牺牲一切”。宋黎用学到的爆炸技术,自制炸药、炸弹,炸日本人开设的大烟馆、炸沈阳火车站、炸日本大使馆等地,炸的侵略者惶惶不安。有一次炸西门里的一家烟馆,宋黎自配土炸弹并装进暖水瓶里,几个人扮做抽大烟的,把点燃引线的暖水瓶放在床下,吸完烟,结完账,大摇大摆的走了。不多时,传来轰轰爆炸声,把烟馆炸个稀巴烂。日本侵略者严密搜查,他们几个人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铁血团还神出鬼没地张贴反日标语和抗日宣传材料。由于铁血团大闹沈阳城,震怒了日本侵略者。宋黎、张金辉、江涛、郭明德、戴昊、李士廉等都上了悬赏捉拿的黑名单。其后,郭明德、江涛被捕,他俩的公开身份是《满洲日报》记者。鉴于他们在沈阳的危险处境,宋黎让大家撤离沈阳,自己留下来设法营救被捕的战友。在他想办法打通关系之时,听到不幸消息,郭明德被侵略者杀害,江涛惨遭酷刑后,敌人没有查到反日罪证,被转到奉天法院涉外法庭等待判刑。

1934年5月,宋黎与张金辉回到北平,到东北大学复学,继续组织抗日义勇军。经郭洪轩等人介绍,宋黎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更加严峻的斗争之中。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战斗洗礼,宋黎增长了斗争经验和革命才干。(二)



左起:宋黎、张希尧、车向忱、张金辉、黄宇宙。1932年他们出关联络、组织义勇军前在北平合影。(宋黎,时年21岁)

本版编辑 赵艳红 魏静 本版校对 赵健杰
电子邮箱 sprbzk@163.com

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游击队粮食接济不上,他就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把粮食筹集起来给游击队送去,有时把高粱米煮成饭,拌上油盐,装在水桶里,挑着担子送到山里去。李坤的两个儿子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为游击队买药、扯白布、侦察消息、传递信件。李坤一家不但成为县委和游击队的物资供应站,还是情报的转送站。李家有车有马,经常往返于伊通县城与李大房子之间,县委和游击队把信件交给他,这位憨厚的老农粗中有细,他把信件巧妙地藏在鞍屉子里或套包里、车耳板子里,送到县城秘密联络站,从未出过差错。他还利用进城的机会为游击队买鞋和医药用品,成为游击队的好帮手和最值得信赖的人。

游击队的事务长刘西法的儿子刘

嘎子刚10岁就参加游击队,行军跟不上,行动不方便,事务长就把他留在了李坤家,有几次营城子警察署和杂木沟分驻所的警察盘问刘嘎子的来历,李坤都以“是我雇的小猪倌”为由掩盖过去,使刘嘎子安然渡过一段有家的日子。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游击队才能在极其险恶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伊通东南部是敌人“肃正治安”的重点区,因为敌人风闻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在游击队驻地附近,敌人就设立了小杂木沟分驻所、头道沟分驻所及自卫团、大兴川伪军,他们听到一点风声就搜山“讨伐”。由于敌人频繁地搜山,游击队同群众的联系越来越困难了。

1936年冬天,大雪封山,寒风凛

冽,游击队还穿着单衣单鞋,缺少御寒衣物和粮食。队长马青山、指导员李克隆和赵科长在一起商量,决定趁下雪天派朴医官和队员张显志去李坤家取粮食。下雪天能把足迹掩盖起来,不然,游击队行动时,就得在队伍后面留下人,用蒿草把足迹扫平,否则,就有被敌人跟踪追击的危险。想不到,这时敌人已布下大逮捕的罪恶之网。伪吉林警务厅派本厚警佐等3人来伊通,策划逮捕事宜,设下陷阱,张网以待。

11月27日,敌人在李坤家逮捕了李坤和下山取粮食的游击队战士张显志、朴永凤,在伊通县城东索家屯逮捕了李坤的两个儿子李国年和李国华,在营城子逮捕了党的地下联络员才云清。

1937年1月16日,敌人把李坤押

回李大房子,逼着他带路去找游击队。李坤领着敌人在山沟转来转去。从容地把敌人引到入迹罕见的梨树沟,使敌人的诡计落了空,气得敌人哇哇乱叫,举起战刀向李坤疯狂地砍去,这个淳朴忠厚坚贞不屈的中国人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

李福,伊通县地局子后板凳屯一位朴实农民,也是积极支援抗日的爱国群众。磐石游击队指导员李克隆和西安(辽源)区委委员赵明信的儿子李殿春,就寄养在他家。当赵明信牺牲后,李福通知他隐蔽起来,他毅然决然地抱起小殿春,抛家舍业,与妻子一起背井离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他们先逃到三道沟曹家屯过的春节。很快营城子的“讨伐队”前来搜捕,李福一家急忙逃往长春附近的新卡伦。

1个月后李福又逃到双阳县刘家店居住。开春时,有个叛徒窜到刘家店探听李福的去向。李福回来同妻子商量后,离开是非之地,远走高飞。此时,李福夫妻一贫如洗。

房东徐连海是个山东人,心地善良,他知道李福是为了保护烈士后代而逃难的,慷慨解囊相助,凑足了路费。

李福夫妻抱起小殿春,又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逃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二道河子冯家屯。这里早已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李福到这里举目无亲,在“集团部落”里挖了个“地窖子”匿居下来。在这里,李福被日伪当局抓去当劳工,修飞机场。几经辗转磨难,终于逃出了虎口。(未完待续)

